

谭元亨 著

我的圣女 卷6

知青女性三部曲

W O D E S H E N G N U

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知青女性三部曲

我的圣女 卷6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谭元亨文集·卷 5—卷 6/谭元亨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

(谭元亨文集)

ISBN 978-7-5354-4542-1

I. 谭… II. 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8046 号

责任编辑:黄海阔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贺 凯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9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
印张:37 插页:3
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959 千字

定价:80.00 元(卷 5—卷 6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开 卷

朋友：

提起笔要给你写上这么一封信，我竟又感到茫然了。

说什么呢？

还是从你笔下那莽莽苍苍的湘东山区说起吧。如今，我几乎没有一个梦能脱离得了那个神秘而又遥远的地方。是的，我整整一个青春的岁月，都是与它那迷惘、沉重的山岚所联系在一起的，都是与山路上那渗着殷红的血水般的树脂分不开的，都是和山上那悠长的，时而恐怖、时而欢快的呼啸声扭结成一团。你也许见识过那如黑墙般有形有体、无法逾越的大雾，见识过那些狰狞可怖的嶙峋乱石，甚至了解过湘东人“谏天”的积习——那是一大早起来，双腿跪在砧板前面，高高扬起菜刀，一下接一下地砍在砧板上，而后便同时诅咒起老天来，咒天时不利，咒人间不和……咒天，有没有作用，则不得而知，多多少少是出一口怨气，那年月不咒天又咒什么呢？至于咒人，被咒者无论是谁，都必定会丧魂落魄一般，不知有多少日子恍恍惚惚而不得解脱。也许，湘东人独特的叛逆性格便由此而缘起。否则，炎帝神农氏何以在大败后能在这里存身，这些天生的失败的英雄永远有吐不尽的怨气；同样，当年工农红军何以能以此为据，抗击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，在野的绿林好汉们从来与正统格格不入！

啊，我的神秘的罗霄山脉！

我很高兴看到你写的关于湘东山区众儿女命运的三部长篇《我的神女》、《我的姊妹》、《我的星辰》。^① 它们让我又重新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，回到了那刻骨铭心的岁月。我知道，你是在写我们这一代人——与共和国同年的一代人的命运。但是，我始终觉得，你不需写尽一切。诚然，她们是女子，是天生的弱者，她们叛逆的天性，只能曲曲折折地反映出来，而南方的阴柔之气又未免太重了一点。“神女”遁世的传奇般的经历，“姊妹”们在尘世间的几度挣扎，命运的“星辰”几度隐现，你都赋予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与沉重的反思。谁说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呢？

但是，对代表那个年代的典型，你只浅尝辄止。虽然在这三部作品中，这类人物都被提及甚至出现过——这便是其中写到的蓉蓉，可你却不曾浓笔重彩去写她，去写这么一个完全是那个年代钦意培养出来的完美无缺的人物，去写那么一部完美无缺的悲剧——那些岁月里，人们不都竭尽余力地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自以为完美的最高境界之中，却在一个极为冷漠的世界里茫然地走向了最后的毁灭么？一个又一个的运动，最后来个完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——政治在日臻完美，文化也日臻完美，那么，现实中的人不也在日臻完美么？

于是，便有了蓉蓉！

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完人呢？

毫无疑问地，在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上，她是再完美不过了的。当一代人按照这完美的模式塑造时，将面临的是什么——这，难道不该写一写么？

别忘了蓉蓉的绝笔：

完美，等于毁灭，
寄托，便是断送，

^① 《我的神女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；《我的姊妹》出版时更名为《带刺的白榴子花》，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，本次再版时更名为《我的倩女》；《我的星辰》已竣稿。

但愿我所经历的一切，
只是一个荒诞的梦

……

如果仅仅是一个梦，那当然好。然而，这决不是梦。当人们完美到如此状态，漫长的中世纪便不会被动摇了。中世纪恰巧被哲学家们称之为“信仰的时代”。

我劝告你写她，绝对不是出于怜悯，更不是想让怜悯来培养人的道德责任。道德批判，往往是拉倒车的代名词，何况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，因为在她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省悟出很多远远超出于道德的问题，关于历史，关于哲学，关于人——大写的人……

当日，是知青上山下乡。

而今，是农民进城……当年，“农民进城”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，因为那意味着武斗，意味着血腥味，被几个工分所收买或胁迫的农民一度被描绘为亡命之徒……记得，我们曾私下里议论，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锐减，而我们，几千万知青却在高喊“上山下乡干革命”的口号拥向了贫穷的乡村，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对历史的倒退？……如今“回归”热似乎很时髦，又有人想作道德上的自我完善，还写了不少作品，但当年的知青会看么？怀旧，也许是一种时代的变态心理，但有的人怀旧是不想否定自己的过去……那么，假如蓉蓉还活着，她会怎么看待这些新的完人呢？

然而蓉蓉是不会复活了的。她的生命只属于过去的岁月；而作为她这么一个人，恐怕是属于整整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几时结束则不得而知；而她作为一个“人”，则会生存到另一个没有了宗法关系的、全新的社会到来之前。她是镜子，是倒影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良知。

这绝不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

我也许是有些语无伦次了……炎帝，不也已被塑造为完人了么？他发明了五谷，使百姓懂得耕耘，他亲尝百草，又被封为药神，而且一日中毒七十次，最后因尝了断肠草而为民捐躯——这都是湘东山区

乃至整个中国的传说。然而，就在湘东，除开炎帝陵外，还有个“南京葬”，相传是炎帝生母投崖自尽之地。为何自尽？因为她未成亲便生下了炎帝，这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道德的，所以她只能去死。不过，这却留下了千古遗憾，被视若神明的炎帝竟然是个私生子——中国人崇拜了几千年的偶像竟与他们自己建树的道德规范相悖逆了！

人，为什么就非得那么完美呢？

蓉蓉完美了，所以她也只能去死，否则，没有别的退路。

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结论。

而今，我日日夜夜踟躅在湘东的羊肠小道上，这小道，时显时隐，时断时续，忽有忽无，通向云雾的深处，通向不可知的高峰，我就这么追随着它，任云雾从我身边飘过……也任湘东人“谪天”的咒语不绝于耳。

没人知道这“谪天”的由来。

我也不想去探究……

……

当年一同游乞于湘东的知青

朋友：

你好！

信悉，我思绪万千。

我不是不愿意写蓉蓉，不是，我只是怕。因为一提起笔，我的心似乎又得重新坠入一次地狱。人，是只可以下一次地狱的。我受不了这种灵魂上的重创。

但我毕竟写了，为了你，也为了当年在那儿的上百万知青朋友，死了的与活着的，自然，也为了今天与昨天的希望。

那不是梦，虽然大家愿意它是梦。

是的，蓉蓉是我们共同的良知，而所谓的人类良知，那便是天父，是上帝了。这样，她该是按上帝最完美的模式塑造出来的。而被塑造得最成功的，那便是……圣女。没错，她就是那个年代里完美绝伦的圣女——当我做出这个结论时，我的心尖竟一阵疼痛，一阵要碎裂的疼痛。我想到哈代《德伯家的苔丝》的副题：一个纯洁的女人的一生。这也许与“圣女”暗合。只是苔丝是为“德伯”这一贵族之姓所误，可我们的蓉蓉又是为什么所误呢？

这不仅仅是她一个女子的一生，而是整整一部历史，一个时代，一个带有创口的历史时代。

让我们蘸着这创口上的血，写下她，也写下那个时代的“梦”吧！

作者

开卷

卷一 浮

- 第一章 山野的梦 / 3
第二章 龙溪水,静静地流 / 17
第三章 并非寓言:野兔当了山大王 / 32
第四章 是祸躲不脱 / 46
第五章 蹩脚的偷鹅贼 / 61
第六章 美梦比噩梦更可怕 / 76
第七章 战战兢兢的幸运儿 / 89
第八章 飞上了天安门城楼 / 103
第九章 得到的与失去的 / 116
第十章 祈求安宁 / 129

卷二 飘

- 第一章 不想担虚名 / 147
第二章 青风失收 / 160
第三章 身带一千八百块的可怜虫 / 174
第四章 菩萨再世 / 189

- 第五章 匿名的汇总表 / 203
第六章 为了完美 / 217
第七章 虚荣不等于尊严 / 229
第八章 秘密的婚礼 / 242
第九章 安分守己的书记 / 255
第十章 “最高尚的道德” / 269
第十一章 知音与仇敌 / 282
第十二章 处处陷阱 / 295
第十三章 地狱之门 / 308
第十四章 飞腾与沉沦 / 321
第十五章 良心的平衡术 / 335
第十六章 柔弱的生与悲壮的死 / 347

卷三 殒

- 第一章 一角蓝天 / 365
第二章 穷途末路 / 378
第三章 好聚好散 / 392
第四章 没有避难所 / 405
第五章 老谋深算 / 418
第六章 无限江山 / 431
第七章 回归大地 / 444

尾声

- 阳光抚遍了她的身后 / 462
对女性命运乃至民族生态的历史性审视
——评谭元亨的女性三部曲 / 468

卷一

浮

第一章 山野的梦

山野的梦，是青春的梦，五彩缤纷，扑朔迷离。

梦里点缀的野花，是大地的星星，因为在梦里，天与地是不能分开的。木芙蓉叫雨水洗过，似少女苍白的脸上残留有晕红；栀子花本身就是素淡的，颇有点洁身自好的骄矜；指甲花若隐若现，有猩红、也有靛蓝，小巧而又富于韵味；野菊花更似满天星，在飒飒的秋风里闪烁，以显示她无所不在；满山的油茶，把含羞的小花掩在绿叶丛中，又似绿浪里飞溅出星点白沫。梦的背景，不是姹紫色的夜幕，却是一片有层次、有间架的墨绿，协调、和谐而又深沉。松、柏、杉、樟，各有千秋；而毛竹与楠竹，还有墨竹，竟有如水墨画般洗出深浅。樟树的叶子比枫叶更早变成红色，一片一片，或在枝头，或飘落上山路，好让你踏着这红色的小径，弯弯曲曲地走出梦境。

知识青年，也正当青春年少，在这梦一般的山野里，更应有他们自己的梦。

梁焯是个梦想家，下乡两年，他的梦不曾断过，尽管梦的色彩是愈来愈灰黯，也愈来愈荒诞。

如今，七十年了，不知道他又要做怎样的梦。

他，一个小巧玲珑、半带女性风姿的身子，却嵌镶有一双眼白发蓝、瞳孔里带有水汽的大眼睛，就那么几眨几眨，主意，也可以说是梦，就变出来了。南方人爱说“人细鬼大”，拿他作证明，倒半点不

差。山路上走着走着，他会突然不见了；待人家找得急了，他会从树上跳下来，不偏不倚，就骑在谁的肩上，神气活现地啃着野果子。他爱异想天开，有次竟抱住索道上飞滑下来的竹捆，从半天云里直下山溪，中途脱钩了，他从几十米的高空摔下来，落到溪里。人都以为他摔个半死，他的女朋友吕缨子哭了个死去活来，可他，却直挺挺地躺在溪心的大白石上一动也不动，待缨子扑到他身上，他却慢吞吞地、爱理不理地说：“没羞，人家在享受太阳浴，你跑来干吗？我现在可不想成家。”闹得吕缨子一个大红脸。他一点也没伤着，事后还说，这比坐波音707还有上天的实感，飞呀，飞呀，可惜太快了点，一下就到了水里，往后，得从几百米的高空下来试试。缨子只怕他疯了，日日夜夜盯他的梢，生怕他真上了最高的索道，再来次“飞车”表演。

从入夏开始，他就忙碌开了。每当上山伐竹，他常常一个人，也不通知别个，寻到那最结实、足有碗口大的楠竹，“哼哧、哼哧”地扛回到知青点上。山里随意背回一根竹子，并不犯法，何况这些早已是“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”了的知青呢？山下，碗口粗的竹子，也不过卖几毛钱一根，价低得很，拿了这几毛钱，还难得一路上扛的累，划不来。

一根，一根，又一根，知青点门前的楠竹，摆成了一排；因为未架起，就似“卡秋莎”大炮。远远看去，这知青点的战备气氛是够味的了，时时刻刻“严阵以待”。

“梁焯，你又想做什么梦呀？”

这是知青点上另一位男知青，绰号叫“小本本”的黄冠舟在问。他憋不住了，虽然他和大家一样，明明知道梁焯不到时候是不会“解梦”揭晓的。

梁焯咧着嘴，半片生红薯失去了控制，从牙齿间满了出来：“嗨，这回，想做一个秋天的梦……竹影婆娑，凤尾森森，撩几片云，在水底的秋空上飘荡，这才有秋梦的情趣，你不想？”

他的话，就像梦一般，谁也解不透。他的一切，也都似梦一般，令人迷惑……

黄冠舟嘴巴一撇：“还秋天的梦呢？只等看那时饿肚皮，梦也做不香。”

“别急，别急，梦里的饭菜，总归是色、香、味俱全的，我许你这个愿，打赌么？”梁焯伸出了手掌。

“赌什么？”

“一只鸡。”

黄冠舟张口结舌。可不，知青点上的鸡，早几天全给“野物”叼走了，哪来的鸡？半天，他才领悟过来：“你是让我梦见一只鸡？”

梁焯哈哈大笑，飞跑了。本来，鸡是色香味俱全的嘛。

秋天这就到了，知青坪前的楠竹，全变黄了，镀上秋阳，似铜炮一般，光闪闪的，分外惹人注目。不时有农家的孩子，骑到这“排炮”上面，扯开喉咙在作“炮响”：

“砰！砰砰！”

连知青点的小组长余为频也按捺不住了，一把抓住梁焯的肩膀：“嗨，你搞的什么名堂？”

“哎哟哟，你这一抓，我就得矮三寸了！”梁焯又叫又跳，而后一弓腰，从竹子下边钻过去了，再从对面探出个脑袋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名堂么？没什么名堂，实实在在，不几天就知道。只怕你老兄不领情，小心可会把你的蓉蓉给拐走……多么美妙、飘渺，啊，水上的梦，水上的歌声，就从天上来一样……”

如果说黄冠舟是个书呆子，文里文气，那余为频却是个实打实的实干家，说话没什么弯可绕，他吐了口气，说：“莫名其妙！你到底招还是不招？”还扬了扬拳头。

可拳头一晃过，人却不见了，不知梁焯躲到什么地方。他左右、上下张望，远远地，在一株榭树的枝丫上，看到了梁焯那顶白帆布帽子，传来了无师自通而编的歌：

往日的美梦不过是晚霞一片，
今天的梦就写在流水上面。
明天，明天，

明天的梦还无处觅见，
流云把她驮得无影无踪，
只留下眼泪一串一串……

听到这支歌，余为频眉头蹙了起来，这位心宽体胖、方脸大眼的后生子，似乎也有了雾霭般的忧愁从心头袅袅升起……不，对于他说，昨天的梦还不曾过去，他还在奋斗，在忙碌，在挣扎……而梁焯呢，早已视作无稽之谈了——歌子就是这么说的吧。

按理，梁焯的理想色彩比他余为频的强得多。刚下乡那一阵，梁焯领着大伙满山乱窜，一忽儿说这里可以搞定向爆破，在云彩间开辟出水汪汪的田来；一忽儿说这里可以筑坝，来个“高峡出平湖”，让天鹅到此梳妆，大雁乐而忘返；一忽儿又说可搞个“花果山”，让他来当美猴王，把日子打发得净喷苹果香味……他也真够异想天开的，有一个月，干了整整三十一天的木匠活，到山口上装了个大风车，说搞风力发电，没料第三天就让过山风给吹散了架；刚来那年的冬天，居然想修一条从深山通往村上的滑道，独自破开竹子去铺卡口，没三天，卡口上的竹子滑道就让木头撞个粉碎……这都是“往日的梦”了。

只不知他今天的梦是怎样的？往日的梦，颇有大智大勇、改天换地的气概——本来，下乡时，老师、领导、工宣队不都是这么渲染的么？这些后生子、大妹子，不都带着英雄主义的气概“缩小三大差别”来到这深山的么？可现在，不是他们改造生活，而是生活改造了他们的梦。本来，任何一个时代，都不曾有过梦改造生活的先例，何况今天呢？

终于，“解梦”的日子到了。

这天，负责当炊事员的吕缨子，一脸锅末灰、一身烟火味、两膝黑土印（这是跪下吹火时弄的），哭丧着脸跑到小组长余为频跟前，揉搓着围布，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米……没了，红薯……也快完了，要等到分中稻，还得大半个月，可该怎么办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……”

梁焯居然打断她的话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什么……媳妇？你现在就当上谁的媳妇，我可得当光棍了，真没良心，就把我给扔了……我真命苦哇！”

弄得吕缨子哭笑不得，只好骂道：“死没正经，谁答应你了？那你上山守破庙去，我连照片也不给你一张，让你哭影子去……只怕连影子也不跟你……”说着说着，眼却红了，骂不出来，倒赔上了眼泪。

梁焯却跳到了桌子上，大声宣布：“哭什么？我要做一个美梦了！”

他这一叫，把整个知青点五位伢、妹子全吸引来了，黄冠舟近视，这回，却是怕眼睛“听”不见，竟拱到梁焯的桌子边上，迭声追问：“美梦？如今还有什么美梦？都揭不开锅了！”

他身后一个端庄的妹子拉住了他，生怕他把额头撞上了忠字台——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事：“你性急什么？人家再卖关子，也总归得说出来。”

这一说，没人再追问梁焯了，梁焯也感到没必要耍噱头，便堂而皇之地昂起了头，声称：“我们去秋游！”

真新鲜！历来只有春游，可哪来的秋游呢？亏他想得出来。

黄冠舟顿时泄了气，一屁股坐到桌子边上：“还有这般兴致，肚子里都没东西游了。”

“走哇？”缨子总归是梁焯的“情人”，知道梁焯的心性，总会有鬼名堂的，绝对不会只出两条腿，所以一下子就点到了要害处。

这一问，黄冠舟的眼睛又亮了，忙站了起来：“怎么？”

“你们往外看！”梁焯颇为得意地往外一指。

门口，正对着那黄澄澄的楠竹。此时，夕阳残照，一抹金色的余晖，斜斜地落在上面，反射出一层梦幻般迷人的光圈，世界顿时变得凝重、神奇了。一只喜鹊，正叼了一根小枝，在上面蹦来跳去，“喳喳喳喳”叫个没完没了。几层火红的樟树叶，轻轻地飘了过来，又把迷人的金光淡为金红……秋风把一股花香送进了知青点内。

黄冠舟瞪大眼睛往门外看去，可他只能见到一片金色的云彩，他